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

秦牧專集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秦 牧 专 集

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编

一九七九年六月

前 言

(一)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是参加协作编写的二十所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学、科研内部参考用书。

(二) 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协作编写的单位有：山东大学、山东师院、广西师院、上海师大、上海戏剧学院、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大、华中师院、江苏师院、扬州师院、沈阳师院、河北师大、杭州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师院、浙江师院、徐州师院、福建师大等二十所院校中文系。

(三)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拟分批编选作家作品研究专集。一九七九年计划编印的有：

《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包括郭沫若等近百位作家）；

马烽、巴金、王汶石、王愿坚、艾芜、田间、老舍、冰心、刘白羽、刘知侠、孙犁、沙汀、李季、李准、杜鹏程、陈残云、张天羽、何为、周立波、周而复、杨沫、杨朔、玛拉沁夫、欧阳山、胡可、贺敬之、草明、柳青、闻捷、赵树理、姚雪垠、徐迟、秦牧、峻青、茹志鹃、夏衍、郭小川、郭沫若、梁斌、曹禺、臧克家、魏巍等作家；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天安门诗抄》、《上海的早晨》、《于无声处》、《丹心谱》、《甲午风

云》、《江姐》、《刘三姐》、《红岩》、《红日》、《林则徐》、《林海雪原》、《杨开慧》、《阿诗玛》、《新民歌》、《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等作品。

(四)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各专集，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①作家传略

②作家的生活与创作

③评介文章选辑

④作家著作目录、作家作品评论文章目录索引

(五) 茅盾同志为本书封面题字，有关作家为本书提供了宝贵资料，许多同志给予热情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六) 本专集由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林湮同志编选。

(七) 由于水平所限，时间仓促，错误缺点难免，请予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四月

目 录

言.....	1
--------	---

一、秦 牧 小 传

秦牧小传.....	1
-----------	---

二、秦 牧 的 生 活 与 创 作

《黄金海岸》后记（节录）	3
《贝壳集》后记（节录）	4
《花城》后记	5
《艺海拾贝》跋	7
《艺海拾贝》新版前记	11
《长河浪花集》序	17
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	22
思想和感情的火花	30
散文·小品·杂文的写作问题	40
散文创作谈	51

努力冲刺 刷新纪录·····	61
生活·知识·创作·····	谷 苇64

三、评介文章选辑

十里花子

——谈秦牧的散文·····	易 征 张 绰 关振东68
---------------	---------------

论秦牧的散文

——《花城》谈后·····	杜 埃80
闲话《花城》·····	秋 耘88
“南国的花城”·····	费万龙93
绚丽的《花城》·····	闰 纲97

思想和知识的火花

——秦牧《艺海拾贝》读后·····	湛伟思101
介绍《艺海拾贝》·····	李家琪104
《艺海拾贝》·····	曾慧民106
《艺海拾贝》·····	林志浩108
重谈《艺海拾贝》·····	江励夫 蓝桂良113
艺贝如珠 熠熠发光	
——重读秦牧的《艺海拾贝》·····	张伟伙117
秦牧散文的风格·····	杨奎章122

秦牧散文的艺术特色·····	方顺景 咸志伟129
评介文章摘编·····	137

四、目 录 索 引

秦牧著作书目·····	140
各书篇目·····	141
评介文章目录索引·····	156

一、秦牧小传

秦牧小传

秦牧，原名林觉夫，广东澄海人，生于一九一九年。他是归国华侨，幼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新加坡度过的。归国后，曾在故乡、汕头和香港等地就学。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韶关、桂林、重庆工作，担任过教师、编辑等，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和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在香港过了三年职业写作生活。广州解放前夕，进入东江解放区。解放前已结集的作品有《秦牧杂文》，一九四六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主要是评述当时的社会现象，还有一部分历史小品。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广州工作，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博罗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被选为历届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六年六月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以前辈华侨劳工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黄金海岸》（即《远洋归客》），故事从十九世纪一直延伸到现代，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面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原始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剥削的秘密。一九六二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以散文体裁写作的文艺论文集《艺海拾贝》，是为初涉文学领域的读者学习文学创作而写的，它以谈天说地，漫话随笔的方式讲述了

一些文学表现手法，题材新颖，知识丰富，形式优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秦牧的文学创作涉及的领域是多方面的，但以散文的写作为主。解放后出版的散文集有《花城》（作家出版社）、《潮汐和船》（作家出版社），《星下集》（广东人民出版社）等。一九七七年，他把《花城》及《潮汐和船》两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和粉碎“四人帮”后的新作编成一本散文自选集《长河浪花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他的散文代表作。此外，他的作品还有：小品文集《贝壳集》（一九五八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儿童文学作品《回国》（一九五六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在化装晚会上》（一九五七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及童话集《蜜蜂和地球》（一九五七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等。作者近将这些儿童文学作品和一些新作，辑成一集，题名《巨手》，不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粉碎“四人帮”后，作者把新近所写散文集为《长于灯语》，将由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

秦牧现任广东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作品》副主编、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等职。

二、秦牧的生活与创作

《黄金海岸》后记（节录）

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在马来亚的大树胶林里，大菠萝园里，度过我的童年。

那时候，我接触过一些离乡别井，大多数后来老死在国外的同乡人，这些人有的就是“卖猪仔”到南洋去的。他们经常在谈着“唐山”的一切，每逢谈到乡土时就有一种神往和感慨的神情。……

这本小说对于前辈华侨反抗压迫的事情，仅仅作了一些侧面的片段的描述。我希望读者们能够从这些片段的不够理想的描述中，体会到许多华侨反抗压迫时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英勇的心境。

这故事，虽然有若干的人物和情节出于想象，然而整个骨干，例如十九世纪的美国资本家利用猪仔头来管理华工，他们诱骗华工的方法，以及在那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他们抛掷敢于反抗的人下海喂鲨鱼，勇敢的反抗者坐着小舟向大海逃亡的事迹，根据的却都是确实的历史。这些事迹，我们今天追想起来，仍压抑不住愤慨沉痛的情绪。它们和类似的亿万事件，永远控诉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啊！我们这一辈子的人，将目击你入土埋葬。我们这一世代的人，也一定要以我们的集体精神，我们的无畏气概与辛勤劳动，做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代的公民。

《贝壳集》后记（节录）

这个集子里的几十篇小品文，自从我在解放后写的短文里面选出来的。

这些文章虽然都很短，而且内容很杂，然而不论是偏于说理的杂文也好，倾向抒情的散文也好，是严肃的辩论也好，是茶余的闲谈也好，它们各各纪录了我深有所感的一些事物。从这些小文里面我刻划了生活的鳞爪，也倾诉了自己的心声。

……我用上这样一个题目，主要不过说明自己写下这些小文，正象一个小孩子在生活的海滩上拾起几枚贝壳而已。……

我很热爱看小文章和写小文章，因为一滴水里面，往往也有它复杂境界。而且这一滴水总是来自海洋的。解放以来我写得不多，集子里这些文章，主要是在一九五六年，就是党大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时期里写成的。我以后还希望能够写得更多些。小品文这种文学样式，在人们积极从事劳动创造的忙碌的生活里面，它一定还要不断地发扬光大。祖国的文艺园地应该象是大花圃，这里面除了牡丹、桃、李，还应该有关牛、凤仙，我希望自己能够年年不断种出一两株牵牛、凤仙来，那就好了。

一九五七年八月·广州。

《花城》后记

这本书，是我十年来写的比较偏重于抒情、记事的散文随笔的结集。

比较偏重于说理的那部分杂文，我准备把它们编到另一部集子里去。

这里的三十几篇文章，曾分别刊载于北京、上海、广州、海外的报刊上，有一小部分是曾经编辑刊行过而书已绝版，重新汰选出来的；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新作和未经辑集。文章编排不以写作年月先后为序，而以性质近似的辑在一起，编列成书。至于书名《花城》，是没有多少道理好讲的，那不过是随意择取集子中一个篇目，拿来应用一下。它并不能概括全书内容，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涵义。用它作为书名，只是因为我喜欢这两个字所具有的意境和情调罢了。

这些年来，我虽然写了不少杂文散文，但是每当出集子的时候，却觉得可选的作品很少；就是现在选出来的，自己也并不是就很满意。不过，解放以来，我们每个人都受到时代的深刻教育，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化，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留下了脚印，在生活的原野上我们折过智慧的小花。党正领导着我们开拓着未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所曾经渴想告诉旁人的事物，他心中燃烧过的思想和感情的火焰，也许就有让人们多探索一下的价值了。我本着这种心情来编这本

书。选稿的时候，我是尽量注意减少那些受时间限制较多的作品的。

每个人把事物和道理告诉旁人的时候，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这里采取的是象和老朋友们在林中散步，或者灯下谈心那样的方式。我在这些文章中从来不迴避流露自己的个性，总是酣畅淋漓地保持自己在生活中形成的语言习惯。我认为这样可以谈得亲切些。关于写作这一类散文的见解，我已经把它写在第三辑的那几篇文章中，这里就不多谈了。把那几篇文章辑在这里，并不是说自己就有什么成熟的经验；只是把自己的一点微小的学习心得也提一提罢了。

我希望能够更多写些小文章，用这么一种文学形式从各个角度反映我们奔腾澎湃的生活，讴歌我们壮丽的时代。

希望能够多多听到读者们的意见。

作者 一九六一年·广州

《艺海拾贝》跋

本书收集的六十篇稿子，虽然题目林林总总，方式象是谈天说地，实际上探索的却都是文学艺术上的问题。这既可以说是学习心得，也可以说是经验之谈。我好象是来到艺术的大海边玩捡拾贝壳的弄潮儿似的，在茫茫的海滩上俯身拾起一枚枚小小的贝壳。它们也许是古老的鹦鹉螺和塔贝，也许是美丽的星宝贝和织锦贝，也许是丑陋的骨贝和冬菇贝。不管它和海洋、海滩比较起来是如何的渺小，也不管这种贝壳在乘风破浪，作过万里壮航，捧过巨大的唐冠贝、珍珠贝和夜光螺的老渔人看来是如何的平凡；而自己呢，翻开沙石，追逐浪花，在海滩上找寻它们，有时沉思，有时惊叹，可也是花费了一番心血的。在浪涛拍岸声中，蓝天丽日之下，比较它们的形状，端详它们的色泽，自有一番情趣。就在这一意义上，我采用了“艺海拾贝”四个字，冠题全书。

这十多万字关于文艺问题的随笔，是近两年来陆续写成的，曾经分别发表在北京、上海、西安、武汉、广州和海外的报刊上，其中最主要部分，则是在《上海文学》连载的。在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的时候，我特别要感谢《上海文学》编辑部，没有他们的鼓励，我未必能够在这样的时间里写成这么一本书。自然，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说，这又是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方针鼓舞下的产物。我们这些从事文

学艺术工作的人，在政治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是应该竭尽所能来推陈出新，酣畅淋漓地来发挥己见吗？

理论上的问题，由于概括了，抽象了，当它不和具体的事例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容易变得枯燥，有时甚至还容易流于偏颇。有一些关于美学理论的文字，就时常存在这个缺点。这一类文章，有些由于不很注意笔调的优美和行文的情趣，结果使大量渴望掌握这种知识的读者望而却步；美学，也好象变成十分艰深的东西了。这使我不由得想起自然科学出版物中《趣味天文学》《趣味物理学》一类的书笈来。好些自然科学家，是怎样娓娓动听，妙语如珠地解释了天文、物理，以至于昆虫、细菌、土壤、矿物的奥秘呵！世上既有那种趣味的自然科学著作，自然也应该有更多趣味的文艺理论。既然饱满的形象和美妙的譬喻，就象童话里的魔棒似的，碰到哪儿，就可以使哪儿变化神奇，产生魅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借用这根魔棒，多搞几本饶有趣味的文艺理论书笈，让最广大的读者阅读的时候，没有那种“硬着头皮，正襟危坐”的滋味呢？这本《艺海拾贝》，就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尝试。我想寓理论于闲话趣谈之中。自然，主观意图如此，实际上做到多少，又是另一回事了。

这些文章的内容，大抵是从一些具体事物出发，然后接触到文艺问题的。例如：从鲜花百态，各有妙处谈到艺术风格多种多样的可贵；从并蒂莲、比翼鸟能够给人以美感，而雌雄终生拥抱不离的血吸虫却只能使人厌恶，谈到思想美是艺术美的基础；从仿真之作的工艺品未能博得人们最大的喜爱谈到自然主义的局限性；从齐白石画虾，各只虾姿态不

一，谈到朴素和深厚的关系；从许多民间诙谐的譬喻深入人心谈到幽默的力量；从艺术上一些相反相成的习惯手法谈到辩证规律有意识的运用……这里谈的事情许多都离不开譬喻。这也许可以丰富人们的联想，使道理和事物生动鲜明起来。但是，譬喻又常常有它的蹩脚的地方，任何譬喻都仅仅是对比其中的一点罢了，两种事物决不可能完全相提并论。如果遇到某些太老成或者太天真的引伸者，喜欢譬喻的人就要倒霉了。我们譬喻某个人象钢铁那样坚强，只是形容他的坚强这一点罢了，决不是说他没有思想，没有感情，子弹打不进去，不吃饭毫不相干，等等。这本来是废话，因为见到有些笔墨争端往往由此而生，只好不避繁冗添上几笔了。

“你们的写作经验是怎样的？”“文学创作有什么门道吗？”每一个拿过几年笔杆子的人，大概都碰到过人们，特别是年轻朋友这样的询问，我也没有例外。这本小书就算是根据浅见的综合回答。思想、生活、艺术技巧，对于任何创作者来说，都是缺一不可的。没有思想就没有灵魂，那样的作品，只象是一个蜡人，一朵纸花，一只琥珀里的昆虫，一个“买椟还珠”留下来的盒子。更坏的，还象一块砒霜，一朵罂粟花。缺乏生活知识，任何有艺术技巧的人也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什么形象、概括、虚构、想象，都只好“订工待料”。真空瓶子里还有什么化学变化可谈呢！不过，在提高思想，深入生活的前提下，的确还有艺术技巧的一个关卡。同样一堆蔬菜、肉食、作料，不同的厨子可以烧出色、香、味不同的菜式。这里面的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探索和研究。为了更进一步提高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艺术感染

力，技巧问题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技巧主义”和完全忽视技巧、藐视技巧的那种观点，都是一种极端主义的错误态度。现在，藐视技巧的人也许不多了；但是，以为谈论文艺，思想、生活问题应该大谈特谈，谈技巧则只宜“聊备一格”，否则就有些不妙，持有这样的观点的也许还是颇有人在吧！其实，在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深入斗争生活、积累丰富知识的前提下，技巧问题不是也应该大谈特谈吗？描绘事物，刻划细微，概括凝炼，栩栩传神……不正是文学的本领吗？谈文学怎能够不探求这种本领！而且，在我们这样的时代，文学不再是少数人的案头摆设，空前丰富多样的事物有待描绘，社会主义文艺的感染力量需要不断加强，我们不但应该学习继承前人状物写照的本领，还应该把它发扬光大。这就有待我们这些文学艺术工作者，根据学习和经验，不断整理心得，痛痛快快来各抒己见了。这本书就是从这么一个角度，试图探索一些和思想、生活知识血统密结的艺术技巧上的问题的。

当《艺海拾贝》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刊行的时候，就让我以这番话，作为跋文吧！

一九六二年九月·从化温泉

（根据旧版排印）